澹軒集卷四

宋　李呂　撰

一落索　送鄭君安　侍姬代作

瑤成玉樹誰解著雲斤月斧[illegible]並龜縣樸撤一懷塵土
質雖圖傳刻繪生人不語花能語苦欲留君不是留
君處物著芳情樓觀參差煙霧一樽空鴻鵠舉

浣溪沙　趙上卿事

章水何如瀨水清江山明秀發詩情七言還我是長城

小小細花開寶靨纖纖玉手見雲英十千名酒十分傾

念奴嬌

海天向晚漸霞收餘綺波澄新緑木落山明真箇是一雨秋容新沐喚起姮娥摩雲撥霧駕此一輪玉桂華澄淡廣寒誰伴幽獨　不見弄玉吹簫樽前空對此清光堪掬霧鬢風鬟何處問雲雨巫山六六珠斗闌干金沙

澄淺影轉西樓曲此情誰會倚風三歎橫玉

前調

素光練靜照青山隱隱修眉橫綠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光奔雲湧霧飛過盧仝屋更無塵翳滿軒風撼梧竹　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醉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橫翻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

滿庭芳

寒灰冷

醉落魄 有序

予病足置酒圍閭江梅漸開不能一舉爵對景呻吟因效山谷道人陶陶兀兀之句法其體作此以遺興云

休休莫莫當年不負西湖約一枝初見橫籬落嚼蘂聞香長是醉鄉落魄　而今對酒空斟酌老來多病情非昨誰人伴我臨東閣冷淡吟懷猶可追前作

朝中措

展屏山色翠連空瀟洒冠閩中背郭元無塵事披襟時有清風　君侯雅致臨流句麗愛月情鍾樂府直追歐老堂名新自陶翁

前調

堂成開晏日無空景占四時中畫棟暈飛星漢彤欄鎖斷花風　薰人和氣清談四坐雅量千鍾早晚催歸天伏往來還記溪翁

鷓鴣天 寄情

臉上殘霞酒半消晚粧勻罷却無聊金泥帳小教誰共銀字笙寒懶更調 人悄悄漏迢迢瑣窻虛度可憐宵一從恨滿丁香結幾度春深荳蔲梢

前調 謝人送牡丹

甲帳春風肯見分夜陪清夢當爐薰尋香若傍闌干曉定見堆紅越鄂君 雕玉佩鬱金裙憑誰書葉寄朝雲蘭芽九畹雖清絕也要芳心伴小醺

沁園春 歎老

射虎南山斷蛟北海恍如夢中念少年豪氣霜寒一劔清時功業月滿雕弓年去年來成底事已一半消磨成老翁那堪更病為城遶愁作兵攻　無悰慵語西風正獨倚危闌送塞鴻道酒能消遣酒因病減歌能消遣歌為愁濃大造不將爐冶去萬卷詩書寧憤窮都休問且試彈緑綺閒和秋虫

木蘭花

沉吟不語晴窻畔小字銀鉤題欲遍雲情散亂未成篇
花骨欹斜終帶軟　重重說盡情和怨珍重提携常在
眼暫時得近玉尖纖翻羨縷金紅象管

水調歌頭　和伯稱

山雨喜開霽爽氣滌煩襟晚秋丹葉飄墜籬菊散黃金
徙倚闌河凝望回首光陰輕駛倐忽二毛侵須信人間
世莫放酒盃深　一星子名與利漫浮沉塞翁禍福無
定此理古猶今妙處秖應覩到外物從渠舒卷出處我

無心袖手無新語洗耳聽清音

鳳棲梧

一歲光陰寒共暑一日光陰只箇朝還暮有物分明能喚寤晚鐘晨角君聽取　擾擾膠膠勞百慮究竟思量沒箇相干處只有一般攜得去世人喚作閒家具

點絳唇

去歲天涯一燈閒作幽窻伴酒來須滿不待傍人勸今歲天涯又是年華晚凄凉慣問天不管只我何曾管

調笑令

掩袖低迷情不禁背人低語兩知心烟蛾漸放愁邊散細黶從教醉裏深小梅破蕚嬌難似喜色着人吹不起莫將羽扇掩明波灧灧光風生眼尾　眼尾寄深意一點蘭膏紅破蕊鈿窩淺淺雙痕媚背面銀牀斜倚燭花先報今宵喜管定知人心裏

前調　飲

摘藥和香滴得成更將白玉琢飛鯨殢嬌一任香羅涴

傍銀屏撩綠鬟攢眉不許旁人問簾外冷紅成陣銀
釭挑盡睡未肯腸斷秦郎歸信

前調 博

綠檀屏下玉成團喚擁金盆出注時多情故與諸郎戲
不惜春嬌兩鬢垂珠璣滿斗猶慵起玉馬象盤還得意
漏冷銅烏喚不譍更移紅燭挑花底　花底錦鋪地繡
浪瓊枝光似洗一心長在金盆裏翠袖懶遮纖指珠璣
滿斗猶慵起過盡紅樓春睡

前調 歌

賢川六疊小香檀玉箏纖纖不奈寒淺破朱唇促新調紅絲短瑟未須彈錦字兩行粧寶扇扇中鸞影迷嬌面蘭葉歌翻春事空孤鳳離鸞兩含怨　含怨兩顰淺羽髻雲鬟低玉燕綠沈香底金鵝扇隱隱花枝輕顫當筵不放紅雲轉正是玉壺春滿

八寶粧 感懷

門掩黃昏畫堂人寂暮雨乍收殘暑簾捲踈星庭戶悄

隱隱嚴城鐘鼓空堦烟暝半開斜　月朦朧銀河澄淡風淒楚還是鳳樓人遠桃源無路　惆悵夜久星繁碧雲望斷玉簫聲在何處念誰伴茜裙翠袖共携手瑤臺歸去對修竹森森院宇曲屏香暖凝沈炷問對酒當歌情懷記得劉郎否

臨江仙 洞庭湖懷古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

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前調

家在宋牆東畔住流鶯時送芳音竊香解佩兩沉沉都緣些子事過却許多春　日上花梢初睡起繡衣閒縱金針錯將黃暈壓檀心見人羞不語偷把淚珠勻

廣其道於是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會而觀之而休咎生焉至於支干五行錯綜萬變運式布碁星推歷卜分寸薄厚冥搜造化刑殺所臨或遇而為福貴祿所會或陷而為禍卒然未獲其指者比比皆是必也窮年皓首其閱人也衆其取類也多然後察往知來如衡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秋毫不得而隱也然猶有賦稟殊異分野乖宜毫釐之差眩目惑心庸有未盡者焉嗚呼如是其難也要其所歸特不過逆數之一耳非向所謂命也觀

季主所以曉二大夫使之茫乎失色亦必有道矣夫鍼膏肓而起痼疾求有益於問命者將不止於此子盍歸而求之壬寅首夏序

烏洲李氏世譜序

初祖自唐末卜居光澤之烏洲卒葬本村世號員外墳園占地從廣所抵伯祖長官嘗慮從官轉徙為隣畔侵併具言於邑大夫給據以照屬朝廷舉行經界里正行量步畝又狹於當時所載姑附見於刪定之砧基歲

在己丑某嘗率宗族環以版築辛卯之春北溪泛溢墻悉浸仆基石僅存其兆域之内凡有二冢居其中者特大數十年來墳土消落冢面之塼畢露塼側有文曰咸通五年二月葬其左者差小文曰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冢三字然世系悠悠傳録不一考於髙曾以來誌墓之文或云有顗者出於青州之千乘或云唐大中間都官員外郎頻為建州刺史有惠愛卒官下時邵武光澤未升郡縣隸建州境子弟有不果歸者留居於此

後分派為四是則同考四子名皆從走咸有隱君子之操當唐末喪亂避難散處以藩以殖曰超北徙雲際得建安劉侍郎夔所撰仲權墓表則曰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巽登第太宗朝仕至度支郎中際山以南李其姓者悉超之裔也其東徙邵武之將渠之久里曰赴曰越皆為茂族大丞相綱父子兄弟聯芳接武蓋居將渠焉曰起世其先廬主產業不樂從吾族其後也呂卝角侍諸父聞講道舊事奉常公與仲權之孫演友善同

處太學相謂兄弟又於外村上官必發家得奉常公與其祖判官名晉卿內簡目其妻李為大姐者亦視仲權為祖父以此推之仲權正與司空同行又聞之從叔父字興祖嘗言於鎮嶺族祖恩州故笥得片紙若祝文文纂者稱戶曹之父大公祖則十公二妣皆危氏以仲權墓表考證世次十公當名為起昔洲之艮維有墟墓環以石居人皆曰公墓又北直戶曹故址變為灘磧久矣惟公墓在近歲溪東民李與兄弟翔田于故溪中纍石

以障水水勢益西灌嚙公墓且盡時登仕刪定二父猶
無恙遷之上蘭口其存者内棺底蓋而已朱墨間錯漆
色儼然太公葬浮除原長官嘗侍奉常公一拜其下後
無識其處者户曹有鄉行三長列上得王氏版命凡三
鎮之曲直取决焉五季閒人家質賣券契經印押乃可
施用辛亥刼火之前尚及見之司空在太宗時部民兵
督餉轉海溺水死少已志于學五經皆手抄廷評公少
孤刻苦自立學益富作詩得少陵句法自是烏洲之李

欽定四庫全書

遂與閭家代不乏賢焉若夫得姓者必出于隴西至于命氏之由蟠根奕葉則備見于典膳丞延壽之序傳茲不復列云時大宋淳熙四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甲午裔孫呂謹序

諸子命名序

吾家徙居烏洲世載禮讓垂三百年高祖廷評府君高蹈林泉寓意詩律聚書教授澹然無營曾祖太常府君以豪邁逸羣之器鼓篋遠近遊學成登進士第年才二

訓明以敎汝汝列聽勿譁曰紹祖夫保家之主固已難矣彼菑穫之喻非廣阡陌也堂構之辭非侈居室也肆前修之立身行事垂範將來汝既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知而徒言豈若躬行而允蹈之也其字汝以景行曰懷祖夫孝始於事親終于治國平天下人能以深愛之誠心推而上之則知尊祖故知父而不知祖不足以言孝孝不備則本不立矣祖乃生人之本孝乃為人之本有本則枚乎四海可也其字汝以孝本曰閎祖六

經皆載道之文諸史皆應變之迹學者之所盡心吾人號為本務汎濫無統適足自亂博學詳說莫知其要非古人之所貴也其字汝以守約曰相祖行成乎身功加乎民非必處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必出也然上下進退神龍不能違其時行止久速聖人必曰當其可其字汝以時可曰襲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苟為不然則忝爾所生忝所生則忝厥祖忝厥祖則惡名隨之矣其字汝以世

器識庶幾乎不墜其緒也捨此則為自暴自棄矣書云惟狂克念作聖唯聖罔念作狂是知狂聖之辨亦念與不念而已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初一日書

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令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糶倣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

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焉一日以其事謀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關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

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趨市少則有踴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為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糴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迺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李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

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糴以時直而出糶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糶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詒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宗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翊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

於塋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牧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斂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兼併豪民之武斷惡習相染而敝民間出頹風相仍而敝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於冊著為砧基

簿且復為之序以冠其首用詒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會族講禮序

某比見吾宗生聚日蕃至講禮之時特不過冬年兩節而已惟會面之期如是其疏所以異於路人無幾又況其間傲岸簡忽不能推見根本茍且自便居幼惟憚其長之見則矚亡而題其門居長或見其幼之來則戒僕以拒其謁遂使服屬未遠累年或不一見異時邂逅或

不相識風俗至是亦已頹矣故嘗與衆僉議高祖大理評事府君高祖母光澤縣君實大吾族其別三祖曰朝請大夫府君曰河源主簿府君益封殖之令本村上下東門裏外及邵武磨灘居者皆三祖之子孫也今欲每遇冬年就族人之家稍寬廣者設廷評光澤及三祖之位供以香燈酒菓料合族黨上自吾兄弟下及諸曾其日已刻咸具盛服或公服或襴幞或衫帽或小衫各隨其宜但不可用道服背子相率畢集尊卑以列薦獻如儀然後自尊及卑逐行講拜就

坐茶湯成禮而退于以尊祖于以合族使子子孫孫咸知其所自來且知族屬雖廣而同出於一氣也則事長慈幼之道不下席而得而親睦之風將不勸而自厚矣嗚呼自廷評公至吾兄弟凡五世自吾兄弟至諸曾又四世矣合今四世自勝衣以上略計幾二百人族姓之蕃求之吾里殆難其匹既蕃矣又能世其素業久而不墜抑又難也欲其素業久而不墜舍禮何以哉然則茲會之設其繫吾宗之隆替甚大豈曰小補之哉今議本

村東門兩處每節各委謹幹子弟二名掌其事前期徧
具咨請量收少錢備香燈酒菓之屬措置器具坐次詰
朝鋪設務在整齊衆集賛導廌拜毋得差紊仍署簿一
扇逐節開具與會之人行輩年甲及行禮節次取尊長
簽押事畢差定後次掌事付之交管及真像器具等悉
令藏去毋致損壊其與會者若有疾患死喪急幹遠出
等事不果來者許前期具假狀報掌事者照會其有傲
岸簡忽苟且自便托故不至是不知宗族之誼在所不

齒如此庶幾可以持久凡我同志念之重之

送吳必裕序

吳必裕長年斆學僅支菽水之奉囊無餘貲瓶無儲粟人所知也今春遽失所怙惟是附於身者正未有以處賴故端明黃公揮金濟辦得就木焉在殯且久必裕索居四壁骨立容瘁茫然復無以為葬一日間策於李某某曰必裕故家大乾之中坊世號著姓內外姻黨蟬聯甲族固不少矣其間豈無高誼薄雲如端明公之用心

者必裕試一叩之脫遇一人盡捐麥舟則子先君之事濟矣不然集衆腋以成裘必裕猶當俛首為親不憚於屑屑若家於喪則不可也必裕勉之哉

送龔伯成序

龔一新伯成漂汎不偶叱丁内艱而堂有嗒然之老零丁窮瘁苦無以自存昔原壤之母死夫子不以其遊於方外猶助之沐槨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今伯成以文學授徒四方俊秀從而與之博約

宜亦不少況親故在東阡南陌者聲相聞也烏得不為之動心哉凡諸往來能隨力薄助俾死者有歸老者有養斯亦古人患難相救恤之意子勿謂當世無其人焉因行試以此叩之

與四八姪序

族祖南恩州房近來孫枝凋零尤甚其有者四八姪而已年雖過中或尚有嗣續之望近議定牛嶺高氏為進舍夫斅學者所獲僅了定禮許以年下畢結茫然未有

復有贊述推原先君命堂之意以勉進來者庶幾獲此而佩服之爾茍為不然利欲内焚而趨嚮彿類交遊便辟而傲誕自棄有一于此誠先君之罪人為斯堂之所擯矣至于歲月悠久成毀有時想後之人豈無同乎我者嗣葺之然則是名之作將愈久而愈光未可以世數議也於是乎書淳熙十五年歲次戊申四月丁卯子男某謹記

孝友亭記

先大父處士府君以大觀丁亥六月二日終于正寢迨己丑始克以禮葬于邑西溪口之原旁立亭一所以備歲時拜掃陳薦于其下蓋宅穸之初叔父所創也歲徂屋老日就頹圮越淳熙己酉相距已八十三年矣長孫某率從父弟順輟忌日齋享清明拜掃之費選匠掄材取榱題椽桷之撓壞者墻壁瓴甓之崩缺者悉更以新好稍復其舊從兩架梁外壁以為房使守塚之家居之授田四畝以為衣食俱令以時汛治庭宇掃除敗葉勿

使壅積補苴罅漏勿使穿穴為經久之計某念幼失所怙逮事日淺嘗聞之叔父言大父為人軒昂磊落慷慨有大志善談吐重然諾治生義然後取不務茍得有為權譎之言以進者皆噤不得發先是奉常府君早世大父上有二兄而下有一從父弟往往皆欲自奮于文字中大父獨與其叔父河源主簿府君分典内外河源府君貿遷川廣間歲一歸久以為常大父專意經理以奉親肥家為己任河源府君既卒官大父以其子少親往

得不改卜人以是知李氏兄弟屹然有立決不久為人下繼而二兄俱補中太學居十年而仲氏登第河源府君亦以是時得晚官伯氏浮沈場屋逾三十年五舉乃登第再長劇邑皆以廉能稱仲氏歷官多在京陜好義敢為與任公伯雨龔公夬輩上下其議論春秋曾未五十坐鉤黨廢錮其從弟亦一意學問經明行修不以生計累其心凡宦學所需東西南北靡不應辦時吾家文風特盛子姪入上庠者近十輩貲糧之出略無彼此之

平心盡已如一日推其用心當于古人中求之若近世則未之有也其亡也士君子識之者各以所聞見為哀挽無慮百餘篇獨石公惠之詩尤為精確其詩曰孝友陽司業山林陶隱居平生高士傳晚歲竺乾書彷彿旁招真聯翩會葬車無人上公行誰為表門閭以大父之平生詩句緊盡之矣茲因修葺甫畢而亭榜偶犯高宗陵名輟石詩首章而易之曰孝友又摭遺事為鄉人所知曉然明白者為之記庶使後人于誌墓之文可以參

考云十有二月既望孫男某謹記

澹軒記

予居之西北隅下瞰渚溪長林巨竹映帶左右清風明月之徘徊沙鷗宿鳥之鳴舞四時之景足以怡情悅目者不可以殫數因即桂林之側敞軒以面焉暇日杖策登臨開卷會心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間遇有丘壑者見過相與從倚抵掌談笑索我于形骸之外曾不顧夜晨而日夕是亦景物有助焉爾故予擬其景之尤勝

之自然至于頴陽之洗耳鴟夷之泛湖淵明歸來而臨
賦魯望散人而記號是數君子托物寄意不于其他葢
有在矣自非順性命齊寵辱不染一塵心法雙泯固未
易語此東漢黄叔度汪汪若萬頃波不可澄淆其進于
是歟故前史美之有淵乎似道之語予嘗謂使斯人坐
廟堂得持行道視富貴爲何如而所立必有若頽波之
砥柱者其器識可卜也若夫有所陷溺則廉恥汩喪隨
波逐流而無所不至矣是宜知軒裳之可貴而不知仁

義之貴知紛華之可樂而不知名教之樂舐痔御車猶將甘心焉彼孰究夫水之理之貌也或又曰子之所謂渚溪者其源不過五十里其深不盈數尺謦而名之不已侈乎予應之曰有是哉客之迂也濫觴非多其流可以滔天纖雲之生不崇朝而雨萬物是皆水所致也特患其無本爾予溪豈無本者哉夫謂能行于其所當行能止于其所當止則予溪有焉遂以遠近深淺議之容莫我知甚矣噫潢汙行潦薦鬼神而羞王公不曰不可

以及大藏者則為是經之為嗟乎佛以一妙音足以證
真而入理薦祉而却災彼五千卷四大部何多少之校
哉劍之屬邑曰普成有孫氏自其先世與大雄氏有緣
其子某信奉尤篤嘗以蒸裸不續有懷于中乃燎香佛
前願捐金市經將藏之家以丐冥助已而果得子某滋
喜初意益鋭未幾畢事赤軸琅函端行楷畫無一毫尚
簡龕慳祕遂種種嚴護與經相稱龍天鬼神畢來持護
于是其子育日設無遮供及四十二僧就閲是經因以

落之遂求記于予志其事予謂世之人貪得吝出抵死校毫末所積巨萬惟家之肥惟身之豐惟子孫之愚拔一毫以奉佛搖手不可今孫氏乃能踴躍發心弗勒弗鄙咄嗟之頃辦此勝緣比其儕類顧不大異況熊夢應期蘭玉秀茁明驗皦然罔虛厥施倘推是心卹貧拯孤與病與老則異報鼎來將大于是非吾私言實佛之言孫氏子能藏佛經必能聽佛言故告之弗疑

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熈豐時以鄰寇廖恩吴笥之㩳鋒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境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為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没其間民罹其害于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上其事于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禁卒凡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歳轉餉幾千斛因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漂搖于風雨穿穴于鼠雀楝撓墻圮因仍不

治所給之粟半為土壤監臨之官睨而弗視以為常焉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巡檢李君始就職見而戚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並舉梁梠榱棟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甓塼之破缺者補以全昔者環以糞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而入蟲鼠之耗易以補劓繚以高墉限以深閎可絕穿

窳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庖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捐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庾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為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汙我且撤其藏以別去本根蓋不惟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廩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為之癉身經紀全畀所給惟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為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

閑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冦警則捐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為無負儻羣聚怙强飽食以嬉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彥清建之浦城人連四薦得第一行作吏已為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于為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為者殆未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容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為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

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為將居滑臺今為太末人蒞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卹下為首務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于某謝非其人不可則為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甲寅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書

上黄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十二月二十日從表姪孫子李某謹齋沐裁書西向泣

血稽顙再拜授家童走二千里謹投上提刑察院文閣下昨者先考窆不獲地近謀遷奉重惟棄背之初遂巡反葬雖請銘于大人君子而幼稺無立不能自致比長頗遊先進之門而時已後矣今幸因改卜竊有請焉痛念先考刻苦為人不務苟進雖當時為之若無甚難自今觀之葢亦鮮儷其甞采傳記所載其間但一節可稱附託獲人萬世不朽而况當擾攘之時處奔競之俗固未有能自堅其所守之死弗變者也使幸而遇知音若

班馬輩則亦可以鼓名教而振頹風矣彼世之賤丈夫
朝不及夕其商搉古今題品人物非貴耳而賤目則捨
心而求迹若此者皆不足與論也恭惟吾丈行高當世
文追古作月評之下尤慎許與矧在先考實為畏友宜
盡知其平生欲銘其行可傳可信非吾丈其誰乎且吾
丈亦有不可辭者抑嘗聞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
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姓不同爾既約更相為傳而
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實為之志先考之

于閤下學同志合無愧二公第所鍾有厚薄故先考不遇以死今吾丈橫翔臺閣為時正人聖天子惟刑之恤眷求重厚付之淑問而吾丈游更數路陰功偉然行當賜環福徧縣宇其于故交豈以不遇以死而易其心哉今諸孤之計不過欲獲一言以伸遺恨于地下諒吾丈決不忍深拒之也比歲季弟還自治境竊知吾丈亦有意于此自非惇篤能若是乎況先考心之所欲為力之所可任吾丈既詳知之矣以成敗而論人固知吾丈之

矯矯自喜不輕一語可人其所作半天下傑士非功業文詞赫然則行義風操有絶人者然私考之他雖數叙博贍論辨雄俊卒當代奇作然文而七矣至其銘孟東野銘樊宗師銘李元賔則事核而言激情切而意深訂詞華則本其學術之淵源評操踐則極其出處之本末至于表忠壯則髮怒衝悼窮屈則涕交隳言言字字如出肺肝豈非數君子于退之自是平生故人其聲氣其趨尚相與為甚深相接為最久數君子之心固退之之

心退之之心固數君子之心則其見于辭非若他人之勉而為迫而應是故用其情者又重以絕代之文濟以高世之望顧焉得而不傳嗟夫退之遠矣今有人欲銘其先而遇文如之名又如之而又知其先如彼之于東野于宗師于元賔者其可不亟拜亟懇而求之乎某之微懇尚忍言之某兄弟不孝險釁所鍾無以永延先君起部之命于天封割巨痛踰累年而未平今幸既葬獨墓石未有文私自悼歎與不葬等因念平時從游非禄

嘯獐鄉萬撓不挫卒起佐大府以階召除由是德愈尊大節愈白則今日天下重名閣下有之疊是三者其于銘人之墓固傳銘先人之墓則益傳視退之之于數子猶有矜色則某兄弟于此汲汲焉以求其可後耶抑又有説先君捐館舍時諸孤用治命即葬因綴其行實聚族而謀皆曰必何公為此銘者非公寧不銘時閣下方偃息湖外道阻遠不啻天上人或怵之曰見公將何時盍他求私謂不然天下事有不可知者見公無時固然

然安知公之不亟見也姑待之已而聞閤下起閤廢新召擢不楚不吴而蜀實來某聞之喜不寐曰事果有不可知者而前怵之者亦曰持之誠應之果此其兆矣是以前日既見將以是請未發口而閤下首及之嗟夫此豈但人意亦天意也然則閤下其決與哀于未泯之魂垂德于不朽之骨將以一字寵光之使死死生生均拜大賜矣抑又聞退之銘柳子厚亦以故人然其朋比之愆輕躁之短蓋而愈醜援毫之際倍費洗湔白宫傳之

銘元稹亦然斯二子皆道不戰欲醉聲利虧名義至生辱其友死又辱其文識者悲之伏惟先君起部剛大之正性潔白之峭行懿文實學無愧古人白首一節歸老牖下存無靦顔没無愧䰟于閤下之筆似不辱異時文成閤下必拊卷而歎曰吾誌人多矣唯郭有道不愧則某兄弟實與榮焉行狀一編并浼台聽

上晦菴干墓誌書

十一月日孫子李某謹齋宿裁書稽顙再拜獻于知府

非達官偉人彼清介自守禮法是蹈厄窮而無位者皆在所棄矣不幾于失人乎愚意立言之君子于所紀録特視其自立如何耳蘇公未足為通論也某之先人不幸天閼自其幼年服儒者之行以終身焉平生安于義命不得少見于世在殯二十年餘某不孝罪逆始克遷奉惟是表墓之石歲久未立非故緩也蓋有待也共以明公果行育德出于生知正心誠意得之大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尊所聞而行所知真積力久内外昭融某雖

頑鈍竊高明公下風亦有年矣今歲夏初憣然有盧阜之興實非為廬阜也正欲解屨崇牖摳衣函丈少得望見君子之容以償其夙昔之願耳無何行止非人所能而會合之期如此其難也故纔至洪井以事而歸引領悵然走介裁叙自狀其過方虞獲戾豈意明公辱賜之書情誼灑落與進之意甚于傾蓋顧惟一介之賤何以得此下拜啟緘三復愧歎是以冒霜凌雪奔走千里使幸而得一見足矣豈圖謙撝與進一旦寘之坐客之右

慰喜過望輙有瀝血之懇久欲許于明公之坐嘿不敢發然念昔之壯而令已老若復遷延是自陷于因循之罪晝思夜夢度未免一吐下悃執事庶幾乎哀而憐之竊料明公仁恕存心仁斯立人恕斯推己純孝優于錫類全德富于有言尚論人物主于至當初不以貧賤利達為間是誠小子之幸會也早夜以思儻獲明公賜以一言雖華衮之贈何以加焉故持所親游君之狀稽顙俛伏于明公之堂下惟明公惻然興懷憫其所以來之

意奮筆大書而遂賜之豈特先人得伸于泉壤抑所以
加惠李氏者為無窮凡某中外銜戴大造及雲礽而未
已也痛念先人不逮中壽事迹不白行狀所述特取有
據雖小必録冒塵聽瑩不敢毫髮自誣至于筆削之際
明公取其應于銘法者存之可也甞聞之季札之葬吾
夫子實為之銘石刻具在曰嗚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
萬世景仰想其為人徒以兩語重也然則某之望于明
公意有在矣惟是哀誠所迫曾不自知其僭越短書見

意荒陋不文退而屏息俟命廡下明公決有以察之而
不加罪也區區不勝惶懼戰越之至不宣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王韍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澹軒集卷七

宋 李呂 撰

行狀

黄君行狀

公諱宗淳字彦高姓黄氏武城東人也世濟之美著于檢討呂公夏卿所撰大常丞諱康有隱德遠近尊之子孫服其教往往為偉人吉士始以其季子職方郎中汝寄累封府君太常有孫尚書右丞履被遇神宗贈至司徒

於公為曾祖祖諱汝臣不仕父諱豫用從兄右丞奏補
假丞務郎皆以孝謹著聞鄉邦公自幼力學日記千言
人謂必大其門者年未冠而承務任以家事遂無仕進
意公兄弟三人於序為次承務之喪生計未裕送終之
費皆從己出初不謀於昆季曰視吾錙銖之積僅足以
襄大事吾知為人子而已及至葬為禮甚備親者韙之
母夫人孫氏春秋高性嚴而多疾公致養勤劇得其歡
心家素清貧公獨當幹蠱之責其鄰李某者頗尚氣節

推服公之為人願輔公以經理於是罄所有以付之李亦傾家貲以合焉隨其所得未嘗較計多寡與之處十五年終始若一公之兄遊于外不幸感時疫以殁他人無敢往者公毅然告行千里還柩檢視其槖得餘貲千緡盡籍其物以歸丘嫂公平居恭儉自守一介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具無所愛由是公之二子學問涵養蚤稱令器發策決科為時聞人其伯氏實冠多士鬱有公輔之望仲氏連宰劇邑以愛民戢吏得名公

方耆老乘安車左右就養諸孫詵詵儼侍其前以娛朝夕故吾里之父兄誨勉其子弟者畢援公為美談公以二子登朝敘封右宣議郎致仕某年正月十九日考終于仲氏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月某日葬于九塾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封太孺人通詩書以禮法為內助先公二十年以卒二子長曰通判建州名某次曰知南劍州沙縣名某女一人適免解進士劉紀孫四人曰源曰瀚曰滋曰浩咸志于學孫女五人長適右迪

功郎倪冶次則某之室又次許嫁將仕郎吴應時餘未
嫁某始也升堂拜公望之儼然即之温然危坐竟日莫覓
其怠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退而詢諸人咸謂公自少
壯至老未嘗不然然後知公誠敬之道得于天性非勉
强于頃刻之間彼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似未足以况公
也公孝弟于其閨門廉遜于其鄉黨雖堙没幽塞其潛
光隱耀宜積久而愈發矧惟篤生賢嗣進用于時所以
顯揚公之盛德徒見其方興而未已也姑述公之質行

以待太史氏之採擇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日隴西李某

狀

祭文

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于先塋之前示不敢失墜先訓堂成置香火于其中以奉靈遊而未有像設家奉舊眞一本重加表飾卜以是日奉安于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于先

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公自弱冠學富有聞家難時危志弗果仲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堂義方貽厥子孫棟宇就隳名不可湮改建于斯用詔後人公之道義發乎精神已瞑乃傳彷彿其真安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期于克遵公亦赫靈大振于文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收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

尚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為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
子各隨資禀而士農不失其職至于維持大綱兄與叔
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折而復振尚庶幾焉苟為
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未如之何也一觴之奠餞汝永
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

祭亡弟成老文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午朔二日癸未兄某
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奠別于亡過百十三弟成老

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子實生四男命叔氏後仲父其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十四遽失所怙零丁孤苦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忽苦危疾内則吾母日夜保抱外則労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岐嶷眉目如畫吾以幹蠱爲己責專勉汝以問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舉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人微不召長年道路固已喪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

仲氏忽蹈禍機萋斐貝錦往往而是至于臨危下石者未必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徬徨乞救動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于重圍者葢亦鮮矣汝乃欲掉三寸舌汎汎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嗚呼寃哉痛莫甚于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季相繼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心疾不事三則隨宦四方相見有時凋零若此老境何堪汝為歸人諒不復我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

汝以生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于身存不能致力于喪葬此吾抱恨于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在豈不吾諒耶屬聞葬期相去止隔三日率叔氏及道姪倉忙具奠意復不滿姑用見勤舉觴一酹相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

萬松開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某以家饌清酌昭薦于前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

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葬溪東雞籠之麓曰李
寨已五十年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
易松風草露有慨于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
歲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齒牙筋絡日夕作楚中歲以
來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疼痛交攻惟恃淡粥以尚全
性命思欲預為終制卜于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
君兆域之左正直坤維約十舉武似可以為予歸全之
所以問日者莫不以為宜退而喜曰予與君契闊許久

皆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酹觴以告嗚呼吾言悲夫魂其有靈尚鑒茲哉

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服膺孝友人無間言遊于庠序列鴈差肩運有通塞處之恬然一旦棄去默求性天翛翛丈室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殘疾三十寒暑渾如一日人偽紛紛公造者真反覆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閫人彼豈無待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

虵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而某也獨感念疇昔咨嗟涕泣有愧于太上之忘情者矣

祭妹夫何叔京文

吁嗟叔京操行孤堅宅身端靜顧自幼以常然非矯揉而後正博極羣書閲無不知摭傳記之同異曾不差于毫釐在昔嚴君道承伊洛得學文于家傳惟名教之可樂忘寢與食用志不分自視猶以為未足求益友于多聞棄華就實水落石出一官不究于設施微恙遽閧于

遂革吁嗟叔京全于性者如此其厚囿于數者如彼其少緊顏跖之不齊蓋自古而難曉追惟親誼垂三十年念煢妹之多難藐孤甥之不天日月有時將臨祖載既歸安于九原期厥後之必大吁嗟叔京爲眞死矣而有不朽者存以彼易此夫又何言嗚呼向雖出處之不同猶覿笑談之可共自今無復此望也想音容而一慟哀哉尚饗

告城隍文

敬于靈祠惟神實降斯土巍然坐像公禍福之權享一邑之奉凡厥歲時莫不持香幣進卮酒奔走于祠下者亦以其有禮義存焉耳令夫子為萬世禮義之宗主無夫子則人道滅矣神安得享有此巍巍哉彼釋老之宫金碧相焕至教化之地則塡漏支傾反不如郵亭傳舍若神豈得坐視而弗救自令以往當使境之善類莫不欣從響合不日成之無有後艱則神之聰明正直誠有助于風教而神亦永有依歸非敢私禱也尚饗

代趙宰移學告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具位
某敢昭告于先師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先
教化為本某誤叨邑宰兩年于茲矣顧瞻學宮棟宇傾
頹日就毀廢惟是俎豆之事因仍茍簡仰不足以奉承
聖師俯不足以振作士氣心實愧之屬者邑士復以陰
陽向背為請願協力移建乃即縣治之西偏卜云其吉
地靈形勝面勢當陽前仰後擁山秀水清于是言出未

幾衆口和附咸曰禮義興行異人傑出于古有光其在斯乎方當謀始用伸虔告聖神其聽之尚饗

諸廟謝晴祝文二首

極雨極暘俱稼之害禱于有神動輒響答比以霖注仰祈開霽復諧其私神豈吏之恤實民之憂躬謝祠庭亦以故云

春霖連日實病苗也吏惟民憂中心焦也有禱于神福可徼也雲搴日曒報之昭也敬拜祠房致懽謡也一觴

之謝栢與椒也尚饗

苦雨不已農末俱傷告爾有神惠有熈陽應不旋踵其德曷量施豐報微以誠可將終此歲功尚降之祥尚饗

嘗申牒出據稱初祖員外而不名伯祖寺丞及先祖之誌則云諱頡考之唐史文藝傳都官員外郎李頻大中間嘗為建州刺史死官下有遺愛州人廟祀于黎山大中繼改咸通以其時考之訛頻為頴容或有焉但本傳載歸葬壽昌而丘壟在此為不合故某往嘗為文以謁黎山有曰意其為公支庶或兄弟之後此一說也度支仲權之族居于雲際之紫溪皆言其家舊譜初祖公達南劍人與弟公遠偕來光澤幹盤有高公者夫婦獨居

烏洲館之奇公達納以為壻因家焉生四子名皆從走度支之曾祖名超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是為度支烏洲派別之祖諱起此一說也往時從叔興祖為某言嘗于族祖恩州天常亂帙中獲片紙若家譜已不全載戶曹之父大公祖十公二祖母皆危姓推仲權之世數視戶曹為小功伯叔父故太博與仲權之孫判官序兄弟蓋是時昭穆猶未泯也等而上之則戶曹之祖十公即諱起者是也又吾家有祖墳在北溪旁號公墓頭

十一月某率親屬增益其封環以垣墻塋旁元有烏臼數株移植使蕃歲取其利以為修葺之費户曹十四公諱泰有鄉行王氏承制命以為官葬縣南墖漿夫人黃氏葬上欄在今罔極菴小八伯墳右司空二十一公諱建中手寫五經國初勤王死事太博卜葬衣冠于溪東曰黃嶺夫人上官氏二十九娘葬上欄之大窠元有小相思木環列墓側廷評三十八公諱鐸開寶乙亥生文行甚高有詩句行于世享年七十九光澤太君黃氏十

五娘江陂黄延之長官之女兄太平興國辛巳生享年七十皇祐庚寅七月二十四日卒其年葬杭頭太博生于祥符甲寅迨慶歷壬午登第起家為象州司理參軍以知州王益冲奏公士行清修頗有學問勅兼象州州學教授慶歷七年廣南西路轉運使杜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李永德奏公決獄詳平臨事幹敏保舉堪充縣令任使就移黄州黄岡縣令丁母憂皇祐五年服闋有舉主九人注昭信軍節度掌書記丁父憂至和三

年服闋授夔州奉節縣令嘉祐五年以夔州路轉運使
馬仲甫等六人奏公素能自潔實有可稱保舉堪充京
官親民任使勑改著作佐郎差知江陵府公安縣事八
年轉太常博士治平二年差知興化軍莆田縣事轉屯
田員外郎未拜卒于任時治平丙午八月二十九日也
歸葬廷評墓次後以伯祖提舉贈至左朝請大夫仁壽
縣君高氏爵里卒葬具于忠肅陳公所為墓誌先祖父
母之葬李太師斯和從叔知縣實誌其墓先祖妣不肖

嗣某嘗自為行狀求黄待制為之銘許而未作

户曹乃五代時王氏承制所命向記三七叔父云嘗于

二十伯祖家見其命詞有鄉行素高為衆推服等語户

曹公生頗優裕咸平間有産錢一十六千烏程塘石多

其世業家居烏洲之北號後坊時比鄰有樂姓者以貲

相高令正在李舉陂埂外仙子崗廩石乃洲上人汲步

户曹性嗜驢人居希少傍溪皆其畜牧地

司空公手寫六經在門裏十七伯家為水所漂司空公

縣君上官氏二十九娘後晉天福八年癸卯生至大宋天聖三年乙丑年八十三感風疾以家事戒子孫後不知棄養歲月廷評公善飲酒既醉益莊謹鄉人戲之曰李公收足蓋覓正酒壜耳

廷評公暇日必挾冊徜徉田野尤樂邑西之徐原時人稀多虎一日散步山徑虎自林中奮迅橫出公少避道訾曰業畜吾夙生儻無負于汝汝宜好去畧無怖容虎亦妥尾徐若化伏者廷評公自後坊水患初徙車邊後

一夕遺火焚其廬得前坊危氏舊居焉有惡鄰李燥者膂力絶人被酒過門必拔柱以示勇公明日則起而築之未嘗輒校率以為常太博公既得第歸公一日杖策將度溪西素苦足重一足纔及船舷燥從旁推之船離二三丈公偃仆水際同渡者扶掖以歸公以自跌語諸子明日燥踵門愧謝自此不復失禮云

廷評公作詩琢句甚工有送子入京詩云父子相傳世業儒只將筆研當耕鋤爾今應詔趨丹闕我且貪門守

并三日好報平安及第書又有圖茶搖雀舌巖草墜龍鬚池閣魚容婢堂幽木養奴啄食雞呼伴逢蟻報王等句惜不見其全篇

太常公少時與河源在仙花院讀書寒月坐夜必預設冰水一盆才覺睡思遽投足其中或至通夕不寐中年右足致疾遂偏小云太博公常告光澤縣君曰聞廬山藏書甚富某也欲往傳誦所未見者但獲一襆錢則可

去矣光澤君如言貲遣之抵盱江好事者爭來致饋盡以所獲附還為甘旨之奉至南昌謁太守吳公路時以其頭方號吳大帽投所業守侯留便聽見其子齋郎公退復與語樂甚聞其能飲連酌數巨白飲之皆盡徐出平昔所難賦者凡十題題注韻脚且問有曾經燈窻牢籠者否曰二題蓋嘗為之他則未暇也因授公使悉賦焉公還所寓一夕草具繕寫既成天已辨色走之郡宅上謁太守未知賦就將拒之典謁者復曰賦就矣吳公

鸞起迎揖就坐他客皆未暇及也每讀一賦韻韻稱賞命駕至上藍浴院復禮群僧駭馬已而羣僚皆至于是辭往廬山傳書次年入京補中裹糧之費皆南昌所辦太常河源二公友愛如古人每入京弟負書篋兄步隨其後河源足力健率先數里太常公至投店食寢畢備時人歆艷之嘗約曰兄弟四十不得祿當推一人任家責後太常公年二十九入仕河源每來省則仁壽君遷處別室兄弟必同榻臥起後太常公在公安河源過四

十未第請踐前言公聚清俸得二百千曰汝事濟矣但未可遽行日復一日欲别不忍如是復閲數月河源一日致懇于仁壽君君為饌具醉太常公以酒河源始得去太常醒求河源曰去矣太常大怒為之不懌者數日凡二公友愛之道非世人所及者甚多惜子孫所知止此

贊

三身贊并序

澹軒自贊

天賦我形非鳶肩虎頭故不為論相者所收天生我材非犧尊文楸故不為運斤者所留蓬鬢垢面而語言悠悠短褐垂絛曾莫知其可羞至于聖智服行之實古今成敗之由時賢置而不論肉食鄙而不謀蓋嘗掩卷而歎息三復而綢繆闖其牆而窺其户泛其源而涉其流彼王良之安在顧駑馬以何尤弗戚戚乎世態之可惡弗汲汲乎聲利之可求能不以趙孟之貴為貴聊揮麈

宴坐而心與造物者遊

又

非丈室之病夫非澤畔之癯儒薾然其貌齒髮向踈諒無酒色之敗亦匪名利之拘凡世俗所謂憂者若無足以涉吾地而入其郛然則有異于此者能無憂乎過四十而無聞責之者誰與視伯玉之知非尚庶幾于良圖夫一念之間天地懸殊曾不思于往行又何哂于前車咄形吾自寫贊吾自書豈徒然哉蓋將有警于予也日

謹一日勿用忽諸植後彫之松柏收晚景于桑榆

祖先畫像贊

有斐君子溫恭而文隱居求志與物為春淩暴不校遇虎能馴監書是寶不顧屋焚醉吟自適遑恤窶貧

夫秉禮遜內助慈良介乎娣姒以柔遇剛篤生哲人實大我李源深流長實自茲始

七歲詠馬人知遠到弱冠能賦日可十道甫壯而仕愛民奉公真率樂易有古人風

父克選壻獲先大夫成夫教子振耀鄉閭嫠居二紀不
出戶庭孰播厥聲了翁勒銘
致養忠仕人以孝稱親歿從兄室無私營輕金重諾謞然
鄉評詩禮教子蘭玉充庭仁義之澤貽我後生
幼從姆傳克著功容令妻壽母以禮始終命服之華報
則未豐利我後人世祀無窮
致君澤民公無其時枉尺直尋公又弗為與其跼蹐于
盬車孰若潔身而全歸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如公

始贈京秩淑慝之報雖久弗失相彼小夫朝不及夕天
定勝人視此可必

跋

書法華合論後

予舊得無盡翁法華合論欲刻以示誦讀者而未暇吾
弟某欣然願刻之經云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又云入
無量義處三昧夫義無量則非分別解說曷從趣入合
論之作剖析精明發露祕邃其于法華固重關密鍵之

靈鑰而琵琶箜篌之妙指雖然執義求經未免逐塊要
必知無量義處乃可然則孰為義處止止不須說我法
妙難思

書筆談後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
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
時龎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
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黄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

謂非適云云

跋虞公墓誌後

前輩學問涵養非直為利祿計官之崇卑固有定分就其職任孜孜不懈尊所聞而行所知如是而已

題伯祖宣教書白繖蓋呪後

先伯祖順昌府君元豐癸亥中手寫迨今淳熙甲辰一百二年矣某獲而藏之已閱三紀比因抖擻敗裹見其字畫楷古丹墨猶鮮獨恐粘綴歴久脫落且悵念前人

嘉泰癸亥秋邵武軍光澤縣進士李閎祖過予示其父
隱君澹軒集十五卷朱元晦手書一大軸及黄簡肅公
之子衡守瀚所述墓文來求銘予讀隱君文大抵有補
名教且知為元晦益友又衡州父子盛稱其賢是可銘
矣按李氏自唐末居光澤君諱呂字濱老一字東老高
祖大理評事鐸能詩教子始為著姓曾祖太常博士贈
朝請大夫誥陳忠肅公稱有古人風祖濬不仕太常李
卿夔實銘之父紘德有學行特奏名不及試元晦誌其

墓云利不自予惟義之取其源遠矣君幼莊重十四喪
父能自立學于從叔西山先生郁蓋元祐黨籍諱深之
子紹興初特起者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
為義說徧觀史傳百家之書尤留意資治通鑑手抄至
數四凡興衰得失論著數百篇事母極孝敬教育弟妹
使有成立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饗堂然後序
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君曰身率猶怠矧
自怠乎為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

秩然其可觀也平時容止詳雅居無惰容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既切切訓其子孫又以是善誘後生尤不喜言財貨苟可愛物利人則勇為之邑宰張訢以春夏貴糴立社倉平其價下户俗不舉子議給粟助養育行旅有病創屋療治條畫精明隱括纖密多自君出元晦作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也予觀易首乾坤而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于義乃得其宜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小人反是然則合義利而言之斯不易之理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截然判而為二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為利不知以義為利所謂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辭而闢之時不同耳若君者其善學易大學孟子者與慶元四年六月壬辰以疾終享年七十七六年六月乙酉葬所居之烏程原先娶高氏郡人挺之女再娶黄氏御史臺主簿章之女簡肅公猶子六男紹祖懐祖閎祖相祖襲祖壯祖五女適儒林

郎真州録事參軍馮森進士鄧潭饒遠上官嘉會從事郎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吴炎孫男十人宣子方子文子容敏學敏行夢錫敏功敏修敏求女八人曽孫男女十五人文子登紹熈四年進士第今授隆興府奉新縣丞銘曰以義為利君子攸行以利為利彼哉小人我嘉李君隆師親友允蹈經訓知之非苟家範昭然守之勿諼奕世其昌視此銘言